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七十五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魏紀七

起柔兆攝提格盡  
玄默涒灘凡七年

邵陵厲公中

正始七年春二月吳車騎將軍朱然寇祖中

祖讀如祖  
楊正衡測

翻瓜殺略數千人而去 幽州刺史毋丘儉以高句驪王

位宮數為侵叛

句如字又音駒驪力  
知翻數所角翻下同督諸軍討之位宮

敗走儉遂屠九都

高句驪都於九都之下多大山深谷毋丘儉傳謂縣車東馬以上九都可

知矣唐志自鴨綠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泝流東北行凡五百三十里而至九都城

斬獲首虜

以千數句驪之臣得來數諫位宮位宮不從得來歎曰

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儉令諸軍不壞其墓

壞音怪

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位宮單將妻子逃

竄儉引軍還未幾復擊之

幾居宣翻復扶又翻

位宮遂奔買溝

後漢

書東夷傳買溝婁北沃沮之地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句麗名城為溝婁杜佑曰北沃沮一名買溝婁又曰高句麗居統升骨城漢為縣屬玄菟郡賜以衣幘朝服鼓吹常從郡受之後稍驕恣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以

受之遂名此城為憤溝淒溝淒者高麗名城也建安中其王伊夷模更作新國都於丸都山下在沸流水西魏正始中毋丘儉屠丸都銘不耐城而還又曰東沃沮在蓋馬大山之東北沃沮一名買溝淒去南沃沮八百餘里與挹婁接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沃

之地在蓋馬大山之東漢武帝滅朝鮮開置玄菟郡治沃沮城後玄菟內徙沃沮更屬樂浪光武廢省就以其渠帥為縣侯其國小迫於句驪遂臣至肅慎氏南界魏屬焉菟同都翻頑渠希翻沮千余翻

夷挹婁之國即古肅慎氏也刻石紀功而還所誅納八千餘口言誅殺者

及納降者總八千餘口還從宣翻又如字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秋九月

吳主以驃騎將軍步騭為丞相驃妙翻車騎將軍朱然為

左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分荊州為二部以

鎮南將軍呂岱為上大將軍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蒲

圻水經注陸水出長沙下雋縣西逕蒲圻縣北又逕蒲圻山北入大江謂之陸口江水又逕蒲圻山北對蒲

圻洲頭即蒲圻縣治武昌志曰蒲圻山今在嘉魚縣境蓋蒲圻縣初置于此宋白曰蒲圻縣漢沙羨縣地吳

黃武二年於沙羨縣置蒲圻縣在荊江口因湖以稱故曰蒲圻以威北將軍諸葛恪為

大將軍督左部代陸遜鎮武昌漢大赦大司農河南

孟光光河南洛陽人漢末逃入蜀於衆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

物木之一邊碩茂一邊焦槁者謂之偏枯赦者赦有罪也有罪者赦則姦惡之人抵法而獲免於罪良善之

人受抑而不獲伸故謂之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哀敝窮極必不得

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

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稱尺證翻數所角翻以惠姦宄之惡

乎禕但顧謝蹠蹠而已蹠子六翻踏資息翻初丞相亮時有言公

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治直之翻故匡衡吳

漢不願為赦匡衡疏見三十八卷元帝永光二年吳漢言見四十三卷光武建武二十年先

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陳紀字元方鄭玄字康成每見啟

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治直吏翻若劉景升季玉父

子

劉琮字季玉

歲歲赦宥何益於治

治直吏翻

由是蜀人稱亮之

賢知禕不及焉

蜀人賢孔明而劣費禕固不特惜赦一事而已

陳壽評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

數所角翻

下同下  
退豫翻

不亦卓乎

吳人不便大錢乃罷之

青龍四年吳鑄大錢一當五百景初二年吳又鑄大錢一當千

漢主以涼州刺史姜維為衛將軍與大將軍費禕並

錄尚書事

費父沸翻

汶山平康夷反維討平之

漢武帝元封二年分蜀郡

北部置汶山郡宣帝地節三年合蜀郡蜀又分為汶山郡又立平康縣屬焉杜佑曰汶山郡今蜀郡西北通化

郡地冉駹所居也宋白曰茂州通化郡古汶山郡劉昫曰維州薛城縣蜀將姜維討汶山叛羌即此地也今州城即姜維故壘汶讀曰岷漢主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巴西

譙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桀並起以爭神器才智

之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陋惟其德之厚薄也

於時更始公孫述等多已廣大更工衡翻然莫不快情恣欲

怠於為善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

能為者遂務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

鄧禹自南陽追之事見三十九卷吳漢寇恂素未之識



舉兵助之其餘望風慕德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於輿

病齋棺襁負而至不可勝數

事並見更始二年彤余中翻勝音升

故能以

弱為強而成帝業及在洛陽嘗欲小出鉅期進諫即時

還車

鉅期傳曰光武嘗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誠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

為之回輿而

及潁川盜起寇恂請世祖身往臨賊聞言

即行

事見四十二卷建武八年

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

自安不為帝者之欲善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

德先之也

傳直戀翻先悉薦翻

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

思望之時也

言思望賢主混一

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

以副人望

復扶又翻

且承事宗廟所以率民尊上也今四時

之祀或有不臨而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

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

樂音洛下同

先帝之志堂構

未成

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

樂官後宮凡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

施式支翻設也

下為子

孫節儉之教漢主不聽

八年春正月吳全琮卒二月日有食之時尚書何晏

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

治戒在比周

舜之佐堯也驩兜共工自相稱引則流放之讒說殄行則聖之戒比周也好呼到翻

治直吏翻下同比毗至翻

周公輔政慎於其朋

書洛誥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

朋其往孔安國注曰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

夫為國法度惟命世

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於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

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

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吳主詔徙武昌宮

材瓦繕脩建業宮有司奏言武昌宮已二十八歲

吳以漢獻

帝建安二十四年都武  
昌至是已二十八年  
恐不堪用宜下所在  
下遐通更

伐致伐致謂伐材木而致之  
通者凡吳境內悉然也  
吳主曰大禹以卑宮為美

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歛  
歛力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徙武

昌材瓦自可用也乃徙居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  
晉太康地

記曰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  
令諸將及州郡皆義作  
以下奉上義當助作宮室  
大

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  
據後魏起

永寧寺於銅駝街西意即前魏永寧殿故處也又據陳  
壽志太后稱永寧宮非徙也意者晉諸臣欲增曹爽之

惡以遷字加之耳晉書五行志曰爽遷太后於永  
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蓋亦承晉諸臣所記也  
專擅

朝政

朝直  
遙翻

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與夾有

隙五月懿始稱疾不與政事

為司馬懿誅曹爽  
等張本與讀曰預

吳丞

相步騭卒帝好褻近羣小

近其  
斯翻

遊宴後園秋七月尚

書何晏上言自今御幸式乾

殿參考魏晉所記式乾殿  
當在皇后宮坤為母乾

為父言皇后為天下母  
以乾為式從夫之義也

及遊豫後園宜皆從大臣詢謀

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

夫孔又上言

秦置諫大夫掌論議  
後漢增為諫議大夫

今天下已平陛下可

絕後園習騎乘馬

騎奇  
奇翻

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

之願也帝皆不聽 吳主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寇

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安豐太守王基策之

安豐縣漢屬六安國後漢

屬廬江郡魏分置安豐郡屬豫州策之者計之也

基曰今陸遜等已死孫權年

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

卒讀曰猝癰

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

疽千余翻將即亮翻

此不過

欲補裒支黨

裒從支澗翻縫也

還自保護耳已而吳果不出是

歲雍涼羌胡叛降漢

雍於用翻降戶江翻

漢姜維將兵出隴右以

應之與雍州刺史郭淮討蜀護軍夏侯霸戰于洮西

水經

注洮水與蜀白水俱出西傾山山南即白水源山東即洮水源洮水東流逕吐谷渾中又東逕臨洮安故狄道又北至抱罕入于河諸縣皆在洮東

戴等率部落降維維徙之入蜀

蜀志曰居于繁縣據姜維傳則白虎文與治無

戴二人也又魏志曹真討破叛胡治元多蓋諸胡有治姓也

淮進擊羌胡餘黨皆平

之

九年春二月中書令孫資癸巳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

司馬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

難棲樹之言固中而三馬食一槽矣

夏四月以司空高柔為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

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

書曰三公論道經邦變理陰陽官不

必備惟其人

豈可以老病忝之哉

忝辱也

遂固辭不受 五月

漢費禕出屯漢中自蔣琬及禕雖身居於外慶賞刑威

皆遙先諮斷

斷丁亂翻諮斷者諮之使斷決也

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

當國功名略與琬比 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凌為司

空 涪陵夷反

涪陵縣漢屬巴郡蜀分置涪陵郡唐之涪州宋白曰涪州涪陵郡漢為涪陵縣

地蜀先主以地控江源於此立涪陵郡領漢平漢葭二縣四夷縣道記云故城在蜀江之南涪江之西其涪江

南自黔中來由城之西泝蜀江十五里有雞鳴峽上有枳城即漢枳縣也李雄據蜀後枳縣荒廢桓溫定蜀別



立枳縣於今郡東北十里周武帝保定四年涪陵首領  
田思鵠歸化於故枳城立涪陵鎮隋開皇三年移漢平  
縣於鎮城仍改漢平為涪陵縣因鎮為名唐為涪州元  
和三年以涪州疆理與黔中接近勅隸黔中按華陽國  
志云涪陵巴之南鄙從枳縣入泝涪水秦司馬錯由之  
取楚黔中地漢興常為都尉理山險水灘人多獠蠻唯  
出丹漆蜜枳縣即涪州所理漢建安中涪陵謝本以涪  
陵廣大白州牧劉璋分置丹興漢葭二縣以為郡璋乃  
分涪陵立永寧兼丹興漢葭合四縣置屬國都尉理涪  
陵蜀先主改為郡改永寧曰萬寧又增立漢復縣後主  
又立漢平縣晉太康地志省丹興縣郡移理漢復又言  
萬寧在郡南水道九百里其萬寧蓋今費州是蜀後主  
延熙中涪陵大姓徐巨反鄧艾討平之漢涪陵蓋在今  
涪州東南三百三十里黔州是其故理在江之東又言  
漢復縣北至涪陵九十里蓋今黔州所管洪杜縣是其  
故理又言漢葭在郡東百里澧源出界蓋今州東九十

里故點州城是其丹興縣蓋在今點州東二百里點江  
縣是又按漢平縣在今涪州東百二十里羅浮山之北  
岷江之南白水入江處側近又按十三州志枳在郡東  
北涪陵在郡東按今點州亦與巴郡東南相抵據謝本  
所論晉志所云今夷費思播及點府等五州悉是涪陵  
故地又隋圖經點中是武陵郡酉陽縣地按漢酉陽在  
今溪州犬鄉縣界與點州約相去千餘里今三亭縣西  
北九百餘里別有酉陽城乃劉蜀所置非漢之酉陽隋  
圖經及貞觀地志並言蜀所置酉陽為漢酉陽蓋誤認  
漢涪陵之地也自永嘉後沒於夷獠元魏後圖記不傳  
至後周田思鶴歸化初於其地立奉州續改點州大業  
中又改點安郡因周隋州郡名遂與秦漢點中郡交牙  
難辨其秦點中郡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點中故城是  
漢改點中為武陵郡移治義陵即今辰州叙浦縣是後  
漢移理臨沅即今朗州所理是今辰錦叙獎溪澧朗施  
八州是秦漢點中郡地與今點州及夷費思播隔越峻

嶺東有沅江水及諸溪並合而東注洞庭湖嶺西有巴江水一名涪陵江自牂柯北歷播費思黔等州北注岷江以山川言之巴郡之涪陵與黔中故地炳然自分矣

漢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

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

乘繩證翻

尚方

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

伎渠綺翻

作窟

室綺疏四周

窟室掘地為室也賢曰綺疏謂鏤為綺文

數與其黨何晏等縱

酒其中弟羲深以為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

數俱出遊

數所角翻

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

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人者

復扶又翻下同

爽曰誰敢爾

邪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

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

烈祖明帝也封平原王畫壤分國有地圖

在天府周禮有天府鄭玄注云掌祖廟之寶藏賢能之書及功書皆藏于天府

爽信清河之

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

望結刑五歲

結刑五歲者但結以徒作五歲之罪而不使之輸作也劾戶槩翻又戶得翻久

而復為并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

得并州少邪惠理分界失分乎

魏并州統太原上黨西河雁門新興冀州大於

諸州并州遠接荒外故意其歛望懿多權數以禮曰何此言適發禮耳少詩沼翻惠於避翻分伏問翻

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為意邪本謂

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

勲今社稷將危天下克克亮許拱翻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

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至此禮入懿數中矣冬河南尹李

勝出為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

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

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魏武之辟懿也懿辭以風庫故勝以為舊風發動何意

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詐為羸愠之狀也屬之欲翻說年老枕疾

死在旦夕

枕之鵠翻

君當屈并州并州近胡

近其靳翻

好為之備

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忝本州

李勝

南陽人故謂  
荊州為本州

非并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并州勝

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

解戶買翻曉也

今還

為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勲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

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

言其形神已離惟尸在而餘殘喘耳

他日又向

爽等垂泣曰

無聲而出涕曰垂泣

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

爽等不復設備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

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

坐卧翻

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

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

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

偽為于翻

知位當至三公不

不讀曰否

又

問連夢見青蠅數十米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

元凱輔舜

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殯數禱戴大臨虎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

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李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

之民謂之八元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

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

鮮息淺翻

畏威者

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

相書以鼻為天中自

唇以上為人中裴松之曰相書謂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

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

不深思也願君侯褒多益寡

褒蒲侯翻與培同取也兩雅褒鳩樓聚也徐云樓歛

也此言晏據權勢揆分為多當思自減損也

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

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

譚者見不譚

言必見其死也譚與談同

輅還邑舍

邑舍平原邑邱也

具以語



其舅

語牛倨翻

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

舅大怒以輅為狂 吳交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

騷動吳主以衡陽督軍都尉陸胤為交州刺史安南校

尉胤入境喻以恩信降者五萬餘家州境復清 太傅

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

懿雖稱疾先已

置二子於要地笑

嘉平元年

是年四月方改元

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

高平陵明帝陵

也水經注大石山在洛陽南山阿有魏明大將軍爽與

帝高平陵縣城曰高平陵去洛城九十里

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

從才用翻

太傅

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

浮橋

水經注洛城南出西頭第二門曰宣陽門漢之小苑門也對閭闔南直洛水浮橋

召司徒

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夾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

據羲營因奏夾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陞

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

事見上卷明帝景初

三年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

屬之欲翻按晉紀懿自為文帝所信重太

祖未嘗以後事屬之也若文帝則以明帝屬懿

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

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夾背棄顧命

背蒲

妹翻陸德明曰顧音古

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

敗補邁翻壞音怪

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衛易

以私人根據盤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

監古

衛翻伺察至尊離間二宮

伺相更翻間古覓翻

傷害骨肉天下洶洶

人懷危懼陛下便為寄坐

寄坐謂雖處天子之位猶寄寓也

豈得久安

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

朽邁

謂年老衰朽日月已過也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夾為有無君

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衛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

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夾義訓吏兵以俟就

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

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

輒專也懿雖挾太后以臨夾而其奏自言

輒者至再以天子在夾所也夾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留車

駕宿伊水南

水經注來儒之水出于半石之山西南流逕大石山又西至高都城東西入伊水伊

水又東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伐木為鹿角發屯田兵數千

人以為衛

魏武創業令州郡例置田官故洛陽亦有屯田兵

懿使侍中高陽許

允及尚書陳泰說夾宜早自歸罪

說翰芮翻

又使夾所信殿

中校尉尹大目謂夾唯免官而已

魏晉之制有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尹

大目說夾猶未疑司馬氏也至其追語文欽乃覺耳

以洛水為誓泰羣之子也初

夾以桓範鄉里老宿

範沛國人譙沛鄉里也老者也宿舊也

於九卿中特

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

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

出至平昌城門

水經注平昌門故平門也洛城南出西頭第三門

城門已閉門

候司蕃故範舉吏也

司姓也左傳鄭有司臣

範舉手中版示之矯

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

以此觀之此時猶用版詔至晉

時則有青紙詔矣

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

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

遂避側

避於道旁也

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

然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

駑音奴言爽顧戀室家而慮不及遠必不能用

範計棧士限翻

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誥許昌發四方兵以自

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於

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

復扶又翻

且匹夫質一人

尚欲望活

此謂漢末劫賢也質音致

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

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義曰卿別營近在關南

中領軍營懿已

遣王觀據之惟別營在耳

洛陽典農治在城外

洛陽典農中郎將典農都尉所治也

呼

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

中宿次宿也左傳曰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陸德明曰

仲丁許昌別庫足相被假

許昌別庫貯兵甲洛陽有武軍故曰別庫被假謂授兵也

被皮義翻

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義兄弟默

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

甲夜初夜也夜有五更一更為甲夜二更為乙夜三更為丙夜

四更為丁夜五更為戊夜

樊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

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狔犢耳

曹真字子丹狔與豚同小豕曰狔小

牛曰犢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

詔免已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

之洛陽令所主吏卒也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

動爽挾彈到後園中

彈徒紫翻

樓上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

行爽愁悶不知為計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

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

晏鄧颺丁謚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



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夾義訓晏颺謚軌勝并桓範皆

下獄劾以大逆不道

下邳稼翻劾戶梁翻又戶得翻

與張當俱夷三族

考異曰魏氏春秋曰宣王使晏典治夾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按宣王方治夾黨安肯使晏典其獄就令有之晏豈不自知與夾最親而冀獨免乎此殆孫盛承說者之妄耳初夾之出也司馬魯芝留

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夾

營騎大將軍營騎士也津門洛城南

出西頭第一門也亦曰建城門騎奇寄翻

及夾解印綬

綬音受

將出主簿楊綜

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

言必將見誅於市也

有司

奏收芝綜治罪

治直之翻

太傅懿曰彼各為其主也

為于偽翻宥

之頃之以芝為御史中丞綜為尚書郎魯芝將出呼參

軍辛敞欲與俱去敞眄之子也其姊憲英為太常羊耽

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

家於事可得爾乎

爾猶云如此也

憲英曰以吾度之

度徒洛翻

太傅

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

殆就

殆近也

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

偶匹也

敞曰然則敞可

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

在難

難乃旦翻

猶或卹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

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

昵尼質翻左傳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若

為已死非其私昵誰敢任之昵私愛也此言親者則可為質任愛昵者則可為之死從衆而已敞

遂出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

幾居希翻

先是夾辟王沈及太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

人復何容易

先惡薦翻沈持林翻下同質如字復扶又翻易以政翻

沈遂行及夾

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

慮所及也

言始慮亦不料夾至此不欲受知幾之名也

夾從弟文叔妻夏侯

令女

夏侯氏之女名令女夏戶雅翻

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

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夾夾誅其家上書絕昏強

迎以歸復將嫁之

強其兩翻復扶又翻下同

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

斷其鼻

斷丁管翻

其家驚惋

惋烏貫翻驚歎也

謂之曰人生世間如

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

欲誰為哉

為于偽翻

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

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

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

乞子字養為曹氏後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嘗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

蓋欲以神況諸已也

夏侯玄字泰初司馬師字子元晏引易大傳之辭以為品目幾居希翻

選部郎劉陶暉之子也少有口辯

少詩

鄧颺之徒稱之

以為伊呂陶嘗謂傳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九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為聖玄不

復難

難乃旦翻

但語之曰

語牛倨翻

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

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輅

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

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則魂

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者

皆非遐福之象也

管輅之與何鄧言也其陳義近於古

者之說耳何前後之相戾也

何晏性自喜

喜許記翻

粉白不去手

以自塗澤也

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

好呼到翻

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

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

莊子

曰桓公讀書於堂工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矣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糟酒滓也司馬云爛

食曰粕又云糟爛為粕許慎曰粕已澆粗糟也音匹各翻又音白翻

由是天下士大夫爭

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

清談之禍始此

粲或之子也

丙午大赦丁未以太傅懿為丞相加九錫懿固辭不

受初右將軍夏侯霸為曹爽所厚以其父淵死於蜀

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常切齒有報仇之志為討蜀護軍

屯於隴西統屬征西

屬征西將軍府所統

征西將軍夏侯玄霸之

從子爽之外弟也

曹氏夏侯氏之出也玄父尚又娶於曹氏故玄於爽為外弟

爽既

誅司馬懿召玄詣京師

為後司馬師殺玄張本

以雍州刺史郭淮

代之霸素與淮不叶以為禍必相及大懼遂奔漢漢主

謂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

行戶剛翻

非我先人之手刃也

遇之甚厚姜維問於霸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征

伐之志不

復扶又翻不讀曰否

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

鍾士季者其人雖少

少詩照翻

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

朝直遙翻



士季者鍾繇之子尚書郎會也

爲司馬昭用會以伐蜀張本

三月

吳左大司馬朱然卒然長不盈七尺氣侯分明內行脩

潔

行下孟翻

終日欽欽若在戰場

毛萇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

臨急膽定

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

嚴鼓疾擊鼓也今人謂之櫓鼓

兵在

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雖不出兵而常為行備敵人之硯者玩以為常則不知所以備豫矣

然寢疾增篤吳主晝

為減膳夜為不寐

為于偽翻下同

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

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吳主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

酒食出賜布帛及卒吳主為之哀慟夏四月乙丑改

元

曹爽誅後方改元嘉平

曹爽之在伊南也昌陵景侯蔣濟與

之書

諡法由義而濟曰景著意大慮曰景

言太傅之旨不過免官而已爽

誅濟進封都鄉侯上疏固辭不許濟病其言之失

以失言於

爽為已病也

遂發病丙子卒

秋漢衛將軍姜維寇雍州依

麴山築二城

麴山蓋在羌中魏雍州西南界據郭淮傳麴山在麴上麴鳥翅也鳥翅要地也魏屯

兵守

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

句音鉤又古侯翻姓也姓譜句芒氏之後

史記有句彊今蜀中猶有句姓

聚羌胡賢任侵逼諸郡

賢音致

征西將軍

郭淮與雍州刺史陳泰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  
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  
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  
乃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賢南安太守鄧艾進兵圍麴城  
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

斷丁管翻挑徒了翻

將士

困窘分糧聚雪以引日月

窘巨隕翻

維引兵救之出自牛頭

山

牛頭山蓋在洮水之南以形名山山魏收地形志後魏真君四年置仇池郡治階陵縣縣有牛頭山五代志

牛頭山在成都上祿縣界

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

子孫

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不戰而屈人善之善者也  
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

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淮趣牛頭

截其還路

趣七  
喻翻

淮從之進軍洮水

洮土  
刀翻

維懼遁走安等

孤絕遂降淮因西擊諸羌鄧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

復扶  
又翻

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

水經注  
白水出

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逕鄧至城南即艾所屯也以鄧艾至此故以名城

三日維遣其

將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

廖力救翻  
今力弔翻

艾謂諸將維今

卒還

卒讀  
曰猝

吾軍人少

少詩  
照翻

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

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

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

城得以不敗漢軍遂還 兗州刺史令狐愚

姓譜周文王之子高

封於畢其後有畢萬萬子犂封於魏為魏氏犂子顓封於令狐為令狐氏令力呈翻

司空王凌之

甥也屯於平阿

水經注淮水過當塗縣北又北沙水注之淮之西有平阿縣故城晉志平阿縣

屬淮南郡有塗山

甥舅並典重兵專淮南之任凌與愚陰謀以

帝闇弱制於強臣聞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許

昌九月愚遣其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聞

楚王彪武帝子黃初三年

徙王白馬白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勞姓也精名也

馬縣屬東郡海勞山因氏馬後語其子廣語牛廣曰凡舉大事應本

漢有琅邪勞丙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華不治何晏字丁畢

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朝直選政

令數改數所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言雖存心於高曠

不接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

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之或哀失民故也今

司馬懿情雖難量量音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

已謂蔣濟高柔孫禮陳泰郭淮鄧艾等

脩先朝之政令

朝直遙翻

副衆心之所

求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必改

必當作畢

風夜匪懈以恤

民為先

懈古監翻

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

易以改翻

凌不

從冬十一月令狐愚復遣張式詣楚王

復扶又翻

未還會

愚病卒

十二月辛卯即拜王凌為太尉

即拜者就壽春拜為太尉

庾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

光祿大夫徐邈卒邈

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

行下孟翻

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狃

狃吉緣翻

潔而不介博而守

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

易以或

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涼州刺史

明帝太和

初邈為涼州刺史

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

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

高

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毛珣字孝先崔琰字季珪

而徐公不改其常故

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倣

比毗寐翻近也此來猶言近來也

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

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欽毓之子也

毓余六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 初會稽

潘夫人有寵於吳主

會古外翻

生少子亮

少詩照翻

吳主愛之全

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

事見上卷正始六年

欲豫自結數稱亮美

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

為後孫綝殺尚廢亮遺全公主張本數所角翻妻七細翻

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

惡烏路翻

謂侍

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

分部謂各分部黨將有若漢甘陵南北部

袁氏之敗

事見六十四卷建安七年

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

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吟者歷年

沈吟者欲決而

未決之意今人猶峻靜之曾孫也孫靜堅之季弟見六  
有此語沈持林翻十二卷建安元年

秋吳主遂幽太子和驃騎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

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

存

注已見前

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

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二年

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吳

主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

屈居勿翻

率諸將吏泥頭自縛

連日詣闕請和吳主登白爵觀見甚惡之

白爵觀在建業宮中觀古

玩翻救據晃等無事忽忽

忽忽急遽不諦細也

無難督陳正五營督

陳象各上書切諫

吳主置左右無難營兵又置五營營兵各置督領之據晃亦固

諫不已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口諫

叩頭流血辭氣不撓

挽奴教翻

吳主杖之各一百左遷據為

新都郡丞晃斥歸田里羣司坐諫誅放者以十數遂廢

太子和為庶人徙故鄣

故鄣縣屬丹陽郡賈曰秦鄣郡所治也在今湖州安吉縣界師

古曰鄣音章

賜魯王霸死殺楊竺流其尸於江又誅全寄吳

安孫奇皆以其黨霸譖和故也

黨霸譖和事見上卷正始六年初楊竺

少獲聲名

少詩照翻

而陸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之別

族

別彼列  
翻分也

及竺敗穆以數諫戒竺得免死

數所  
角翻

朱據未

至官中書令孫弘以詔書追賜死冬十月廬江太守

文欽僞叛以誘吳偏將軍朱異

誘音  
酉

欲使異自將兵迎

已異知其詐表吳主以為欽不可迎吳主曰方今北土

未一欽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

譎古  
穴翻

但當設

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偏將軍呂據督二

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

北界謂魏吳分界之地在  
魏廬江郡南於吳為北

欽果

不降

降戶  
江翻

異桓之子據範之子也

十一月大利景侯

孫禮卒

據孫禮傳禮封大利亭侯

吳主立子亮為太子 吳主遣

軍十萬作堂邑塗塘以淹北道

堂邑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魏吳在

兩界之間為棄地賢曰堂邑今揚州六合縣杜佑曰揚州六合縣春秋楚之棠邑漢為堂邑淹北道以絕魏兵之窺建業吳主老矣良將多死為自保之規摹而已塗當作涂讀曰滁

十二月甲辰東

海定王霖卒

諡法純行不爽曰定安民法古曰定

征南將軍王昶上言

孫權流放良臣

良臣謂朱據等昶丑兩翻

適無分爭

適讀曰適

可乘釁擊

吳朝廷從之遣新城太守南陽州泰襲巫秭歸

州姓也泰名也

晉有州緡風俗通云其先食采於州因氏焉

荊州刺史王基向夷陵

魏荊州刺史與

征南府並屯宛時已徙屯新野昶向江陵引竹緇為橋渡水擊之緇居

大索也吳引沮漳之水浸江陵以北之地以限魏兵故昶為橋以渡之吳大將施績夜遁

入江陵績朱然之子也然本施氏朱治以昶欲引致平為子魏人本其所自出之姓稱之

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

所獲鎧馬甲首環城以怒之鎧可亥翻環音宦設伏兵以待之

績果來追昶與戰大破之斬其將鍾離茂許晏漢姜

維復寇西平不克復扶又翻

三年春正月王基州泰擊吳兵皆破之降者數千口

二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 夏四月甲申以王昶

為征南大將軍

以破吳兵進位也

壬辰大赦太尉王凌聞吳

人塞涂水

即前所作堂邑塗塘也楊正衡曰涂音滁據今滁河自滁州至真州塞悉則翻

欲因

此發兵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遣將軍楊弘

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

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又為書諭凌已而

大軍掩至百尺

水經注沙水東南過陳縣又東南流注于潁謂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

堰司馬宣王討王凌大軍掩至百尺即此地杜佑曰百尺在陳州宛丘縣不意其至而至曰掩至掩者掩其不

備也我朝析汝陰之  
百尺鎮置萬壽縣  
凌自知執窮乃乘船單出迎懿遣

掾王或謝罪送印綬節鉞

掾俞綽翻

懿軍到丘頭

水經潁水過南頓縣

又東逕丘頭丘頭南枕水魏書郡國志曰王凌面縛於此故號武丘杜佑曰即今潁川沈丘縣

凌面縛

水次懿承詔遣主簿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恃舊好不復

自疑

好呼復扶又翻

徑乘小船欲趨懿

趨遼遇翻

懿使人逆止之

住船淮中

水經注潁水自丘頭東南至慎縣又東南入于淮懿蓋進軍已近淮

相去十餘

丈凌知見外

凌與懿同為公初以為蒙赦而欲趨懿懿逆拒之乃知以罪而見外

乃遙謂

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



懿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

古者簡長二尺四寸短者半之漢制簡長二尺

短者半之蓋單執一札謂之簡折簡者折半之簡言其禮輕也又按南史孔圍為孔珪草表珪以示謝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凌曰卿負我懿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

遣步騎六百送凌西詣京師

自潁河沂流而西詣洛陽

凌試索棺釘

以觀懿意懿命給之

給棺釘者示之以必死素山客翻釘音丁

五月甲寅凌

行到項遂飲藥死懿進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

首式救翻懿

窮治其事

治直之翻

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凌愚冢剖棺暴

尸於所近市三日

近其新翻

燒其印綬章服親土埋之

孟子曰比

化者毋使土親膚親  
土者羸葬也綬音受  
初令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衆

人謂愚必興令狐氏  
呈力翻  
族父弘農太守邵獨以為愚

性倜儻  
倜儻卓異也  
不脩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之

心甚不平及邵為虎賁中郎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

更工衡翻  
所在有名稱  
稱昌孕翻凡名號謂之稱孟  
愚從容

謂邵曰  
從千容翻  
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  
薦先悲翻  
今竟云何

邪邵熟視而不答私謂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  
今

愚字  
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  
不讀

曰將逮汝曹耳邵沒後十餘年而愚族滅

此晉人作魏史所書云爾

愚在兖州辟山陽單固為別駕

單音善

與治中楊康並為

愚腹心及愚卒康應司徒辟至洛陽露愚陰事愚由是

敗懿至壽春見單固問曰令狐反乎曰無有楊康白事

事與固連

康所白愚陰事與固連也

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

考實數十固固云無有

上固其名下固固執也

懿錄楊康

錄收也

與

固對相詰

詰去吉翻

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傭

傭雇也奴僕受雇者曰傭老傭

猶言老奴也

既負使君又滅我族

使君謂令狐愚也

顧汝當活邪康

初自冀封侯後以辭頗參錯

言獄辭與單固參雜也

亦并斬之臨

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

分扶問翻

若令死

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乎詔以楊州刺史諸葛誕

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

王凌死而用諸葛誕誕亦終於為魏以司馬懿

之明達豈不知誕之乃心魏氏哉大敵在境帥難其才也

吳主立潘夫人為皇后

大赦改元太元

六月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鄴

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

慮復如楚王彪為變也

秋七月壬

戌皇后甄氏殂

甄之人翻

辛未以司馬孚為太尉八月

戊寅舞陽宣文侯司馬懿卒

史記懿死為王凌之崇信乎儻其果能然國忠勇之

鬼也通鑑不語怪今著之以示為人臣者

詔以其子衛將軍師為撫軍大將

軍錄尚書事

魏晉之制驃騎車騎衛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鎮軍中軍四征四鎮龍驤典軍上軍輔

國等大將軍位皆從公至錄尚書事則專制朝政矣

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

室之甥因冒姓劉氏太祖留單于呼厨泉於鄴分其衆

為五部居并州境內

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

左賢王豹單

于於扶羅之子也為左部帥部族最強

帥所類

翻城陽太守

鄧艾

前漢置城陽國後漢省入琅邪國魏武帝平青州復置城陽郡

上言單于在內羌

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

謂南單于留鄴雖有尊名日與部落疏而左賢王豹居外部族最強其威日重也則胡虜不可

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

執去卑功顯前朝

謂去卑侍衛漢獻帝東還也事見六十一卷興平元年朝直還翻

而

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雁門離國弱寇

離國者離匈奴

劉豹之國為二也

追錄舊勲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

處者

處昌呂翻

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

表外也使居編民之外也

以崇廉

恥之教塞姦宄之路

塞悉則翻

司馬師皆從之

鄭艾所陳先於徙戎論司

馬師既從之矣然卒不能料其亂華之漸抑所謂漸出之者行之而不究邪豈天將啟胡羯氏羌非人之所能

為也吳立節中郎將陸抗屯柴桑詣建業治病病差楚

懈翻病當還吳主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

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

也一焚滅之言一切悉焚滅之也是時吳主頗寤太子

和之無罪冬十一月吳主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

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爭之爭者恐和復立為已患也

乃止吳主以太子亮幼少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

葛恪可付大事

此時通吳國上下皆以恪為才而峻薦之峻本無殺恪之心也恪死於峻手其

罪在恪峻既竊權授之弟綝以亂吳國其罪在峻讀史者其審諸

吳主嫌恪剛狠自用

狠戶

峻曰當今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於武昌恪

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

難乃旦翻

子每事必

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

見論

語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

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

時咸謂之失言

虞喜論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



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

勝音升鮮息淺翻

呂侯

國之元耆

元耆猶言元老也

志度經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

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機神不俱者也

諸葛恪字元遜疏讀

曰疎機者逢事會而發神者人之靈明逢事會而靈明無以應之則為不俱矣

若因十思之

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

得隕身殿堂死於凶豎之刃

謂恪後為孫峻所殺也

世人奇其

英辯造次可觀

造七到翻

而晒呂侯無對為陋

晒矢忍翻

不思

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

樂音洛

忘秋實之甘

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而費禕方與

來敏對恭意無厭倦敏以為必能辦賊

事見上卷正始五年

言

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也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

懼好謀而成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論語記孔子之言而所謂長寧者未知其為誰也

蜀

為蕞爾之國

蕞祖外翻

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

何可矜已有餘晏然無戚斯乃禕性之寬簡不防細

微卒為降人郭循所害

循當作脩注見後卒子恤翻

豈非兆見於

彼而禍成於此哉

見賢通翻

往聞長寧之甄文偉

甄別也今

覩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足以為世鑒也

恪至建業見吳主於卧内受詔牀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弘領少傅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

然後以聞為制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

諸葛恪本盛氣

者也吳主既任之又為制百司拜揖之儀品是其氣愈盛矣使無東閩之捷合肥之敗恪亦不能濟吳之國事也為于又以會稽太守北海滕胤為太常胤吳主壻也

偽翻

為恪胤皆敗張本會占外翻

十二月以光祿勳滎陽鄭冲為司空

漢費禕還成都

費父沸翻

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乃復

北屯漢壽

以禕之才識乃復信望氣者之說邪葭萌縣漢屬廣漢郡蜀先主改曰漢壽縣屬梓潼郡

是歲漢尚書令呂又卒以侍中陳祇守尚書令祇為尚書

令黃皓自此愈用事矣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司馬師為大將軍吳主立故太

子和為南陽王使居長沙仲姬子奮為齊王居武昌王

夫人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

虎林濱大江吳置督守之其後孫綝遣朱異自虎林

襲夏口兵至武昌而夏口督孫壹奔魏則虎林又在武昌之下

二月立皇后張氏大

赦后故涼州刺史既之孫東莞太守緝之女也

東莞縣漢屬琅

邪郡魏分為郡沈約曰晉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東莞郡當是魏既分而復屬於琅邪晉又分也莞音官

召緝拜光祿大夫

為下司馬師殺緝張本

吳改元神鳳大赦

吳潘后性剛戾吳主疾病后使人問孫弘以吕后稱制

故事左右不勝其虐

勝音升

伺其昏睡縊殺之託言中惡

縊於賜翻又於計翻中惡暴病而死也中竹仲翻

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

斯事也實

吳用事之臣所為也潘后欲求稱制左右小人正當相與從災為之安有不勝其虐而縊殺之之理吳史緣飾後人遂因而書之云爾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誠哉

吳主病困召諸葛恪孫弘

滕胤及將軍吕據侍中孫峻入卧内屬以後事

屬之夏欲翻

四月吳主殂

年七十一

孫弘素與諸葛恪不平懼為恪所治

治直之翻

祕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孫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

謀事曰咨

於坐中殺之

坐祖卧翻

乃發喪諡吳主曰大皇帝

沈約曰諡

大諡法所不載

太子亮即位

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即位時年十歲

大赦改元建

興閏月以諸葛恪為太傅滕胤為衛將軍呂岱為大司

馬恪乃命罷視聽息校官

吳主權置校官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專任以為耳目

今息校官即所謂罷視聽也

原逋責除關稅

古者關譏而不征後世始征之關之有稅非古

也除之是也

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

狀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

處昌呂翻

乃徙齊王奮於

豫章琅邪王休於丹陽

奮休皆吳主亮之兄也

奮不肯徙恪為牋

以遺奮曰

遺于季翻

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

兄仇讐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

理物先國後家

先後皆去聲

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

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大強輒為不軌上則幾危社

稷

謂吳楚七國淮南濟北燕廣陵也王于況翻幾居希翻

下則骨肉相殘

謂如廣川王去

類之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

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

光武

設科禁藩王不得交通賓客干與讀曰預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

失之驗也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牙遏萌

牙與芽同

慮於千

載

載于亥翻

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勤渠

科禁嚴峻其所戒敕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

王各早就國承無凶國害家之悔也

書洪範曰凶于而國害于而家承當

作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

周太王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次曰季歷季

歷之子曰昌有聖德太王欲傳國季歷以及昌太伯仲雍遂逃之荆蠻讓國季歷以成父之志惟思也

中



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順之節

漢河間獻王德於武帝兄也東海王彊於

明帝異母兄也二王之事二帝極為恭順事並見漢紀

下存前世驕恣荒亂之王

以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

發諸將兵治護宮室

治直之翻

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

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

吳諸王有常從吏兵置常從督以領

之明顯也白奏也謂不顯奏其罪而擅殺之也從才用翻

中書楊融親受詔敕所當

恭肅乃云正自不聽禁

謂不聽禁約也

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小

大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

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

謂魯王霸也

改易其行

行下孟翻戰戰

兢兢盡禮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教懷

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

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敕不行於藩臣邪向

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

驚當作兢兢

則享祚無窮

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唯病者能甘之忠言逆

耳唯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悽悽

悽悽盧侯翻悽悽恭謹貌

欲為大

王除危殆於萌牙

為于偽翻

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

至至極也切也

願蒙三思王得牋懼遂移南昌

南昌縣豫章郡治所

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

吳主權黃龍二年築東興隄

其後入

寇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復治

謂正始二年芍陂之敗也過巢湖所以利舟師

而反為湖內之船所敗故廢而不治復扶又翻治直之翻

冬十月太傅恪會衆於東

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

今柵江口有兩山瀕須山在和州界謂之

東關七寶山在無為軍界謂之西關兩山對峙中為石梁鑿石通水唐志廬州巢縣東南四十里有故東關俠

讀曰夾古者俠夾二字通漢靈帝光和二年華山亭碑其文有云吏卒俠路晉宋書諸正有俠數隊皆以夾為

俠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

留

也漢功臣表有彊園侯留盼姓譜曰衛大夫留封人之後漢末避地會稽遂居東陽為郡豪族引軍而

還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內侵使

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

王昶字文舒毋丘儉字仲恭

以羈吳之上

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

比必寐翻

是時

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毋丘儉等

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

漢置四征將軍謂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也

其後又置四鎮將軍有功進號則自鎮為征毋丘儉方為鎮南而曰三征史榮言之

詔問尚書傳

嘏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

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

佃讀田

觀釁而動誠皆取賊

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

治直

翻之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

自漢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吳魏始為寇敵至是年凡五十

五年矣吳魏通者三年耳幾居希翻

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

喪息

浪翻

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

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

謂設烽燧

遠候望以羅落邊面也羅布也落與絡同聯絡也莊子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用此落字

重直間諜不行

間古覓翻下同諜達協翻

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

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微功

微一

逆翻先戰

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

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

錯倉

故翻

及令三方一時

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壻土一也

壻秦

昔翻

兵出民表寇鈔不

犯二也

鈔楚

交翻

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

降戶

江翻

羅落遠設

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立五也

以易

斂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

斂

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

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形勢已交智勇得陳

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

之情偽將焉所逃

馬於度翻

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

敵富則歛重財匱

歛力瞻翻

故曰敵逸能勞之飽能饑之

武孫

子兵法之言也

此之謂也司馬師不從十一月詔王昶等三道

擊吳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毋丘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

率衆十萬攻東興甲寅吳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行

救東興胡遵等救諸軍作浮橋以度陳於隄上

陳讀分日陣

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

卒讀曰猝

諸葛恪使冠軍將

軍丁奉與呂據留贊唐咨為前部從山西上

上時掌奉翻下同

謂諸將曰今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

趨之

趨七俞翻

乃辟諸軍使下道

辟讀曰闕辟諸軍使避路而已軍前進也

奉自

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即至東關遂

據徐塘

徐塘蓋近東關

時天雪寒胡遵等方置酒高會奉見其

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皆

解鎧去矛戟

去羌呂翻

但兜鍪刀楯裸身緣塹

兜鍪首鎧鍪莫侯翻楯食



尹翻保魯果  
翻竭阿葛翻

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便

鼓譟斫破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

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

更工衡翻

前部督韓綜樂安

太守桓嘉等皆沒死者數萬綜故吳叛將

綜叛吳事見七十卷明帝

太和元年

數為吳害

數所角翻

吳大帝常切齒恨之諸葛恪命送

其首以白大帝廟獲車乘牛馬騾驢各以千數

乘繩證翻騾盧

戈翻

資器山積振旅而歸

初漢姜維寇西平

見上卷嘉平二年

獲中郎將郭循

循徧考字書無其字又考三國志三少帝紀作郭脩蜀志張疑傳亦作郭脩裴

松之注亦云脩字孝先費禕傳作郭循後主傳亦然今  
三國志舊本凡書循者多從循余謂此循即脩字之誤  
也後人以循字無所出又改彳為彳遂為循字耳盤洲  
洪氏曰自東漢以來凡盾字皆作循字又曰漢隸循脩  
頗相近隸法循  
脩只爭一畫 漢人以為左將軍循欲刺漢主不得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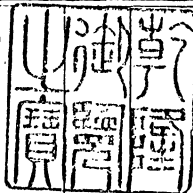
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

刺七亦翻近其  
靳翻上時掌翻

為左右所遏事

輒不果

為下循殺  
費禕張本



資治通鑑卷七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卷七十八至

詳校官編修<sub>臣</sub>范來宗

洗馬<sub>臣</sub>王坦修覆勘

總校官知縣<sub>臣</sub>楊懋珩

校對官知縣<sub>臣</sub>蔡必昌

謄錄監生<sub>臣</sub>鄒世俊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卷七十六

宋司馬光撰

胡三省音註

魏紀八起昭陽作龜茲

邵陵厲公下

嘉平五年春正月朔蜀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

壽郭循在坐

費父沸嗣坐祖卧翻蜀先王改段萌為漢壽

禕歡飲沈醉

循當作修

下同沈持林翻循起刺禕殺之

刺也翻

禕資性汎愛

汎乎梵翻廣也言無所不

也愛不疑於人越雋太守張嶷

雋音髓嶷魚力翻

嘗以書戒之曰

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

岑彭來歙事見四十二卷漢光

武建武十一年歙許及翻

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待信新附太過宜鑒

前事少以為警

少詩沼翻

祿不從故及禍詔追封郭循為長

樂鄉侯

樂音洛

使其子襲爵

王昶母丘儉聞東軍敗

時三

道伐吳東關最在東故曰東軍昶丑兩翻

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

朝直遙翻

下同大將軍師曰我不聽公休

諸葛誕字公休

以至於此此我過

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師弟安東將軍昭時為監軍唯削

昭爵而已

監工衙翻

以諸葛誕為鎮南將軍都督豫州母丘儉

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敕并州

并力討胡

雍於用翻

師從之未集而新興鴈門二郡胡以遠

役遂驚反

雍州在并州西南而鴈門新興二郡并州北鄙也其道里相去遠漢末曹公集塞下荒地

為新興郡宋白曰曹公立新興郡於樓煩郡唐為蔚州漢為汾陽縣地

師又謝朝士曰此

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

司馬師承父懿之後大臣未附

引咎責躬所以愧服天下之心而固其權耳盜亦有道況盜國乎

習鑿齒論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已過

二敗謂東關師

敗及并州故反也

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若乃諱敗推過

吐

雷翻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

喪息浪翻

上下離心賢

愚解體謬之甚矣

嗚呼此賈相國之所以敗也

君人者苟統斯理

以御國行失而名揚

行下孟翻

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

況於再乎

光祿大夫張緝言於師曰恪雖克捷見誅不久師曰何

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

緝料恪雖中緝亦卒為師

所殺師方專政忌才智而疾異已況以緝而耀明於師乎

二月吳軍還自東興進



封太傅恪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

輕敵之心復欲出軍

復扶又翻

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

數所角翻罷讀

曰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

漢制大夫議郎皆掌顧問

應對無常事中散大夫秩六百石在諫議大夫上按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後漢因之散悉置翻

恪命扶

出因著論以諭衆曰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

有讎而長之

長知兩翻左傳晉先軫曰隨軍實而長寇讎

禍不在已則在後

人不可不為遠慮也昔秦但得關西耳

謂函谷關以西也

尚以

并吞六國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

六國不能半也然今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衆於

今適盡而後生者未及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

是時

魏興三十餘年生聚教訓精兵良將分鎮方面諸葛蔣費陸遜朱然相繼凋謝吳蜀蓋小懦矣恪不能兢懼以保勝恃一戰之捷遽謂魏人為衰少未盛

加司馬懿先

之時其輕敵甚矣長知兩翻少詩沼翻

誅王凌續自隕斃

事見上卷嘉平三年

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

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

既以司馬師為幼弱

又謂其未能用人茲可謂不善料敵者矣

聖人急於趨時

趨七喻翻

誠謂今日若

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

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

也

恪自謂其才足以辦魏不欲以賊遺後人吾不知其自視與叔父亮果何如也孔明累出師以攻魏每言

一州之地不足以與賊支久卒無成功齎志以沒恪無孔明之才而輕用其民不唯不足以強吳適足以滅其

身滅其家而已

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間息此不知慮

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

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

事見漢高帝紀

樂音洛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介胄生蟣蝨

蟣居豈翻

將士厭困苦豈甘鋒

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鑒荆邯說

公孫述以進取之圖

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六年耶下甘翻說翰芮翻

近見

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

家叔父謂諸葛亮亮表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二年

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

以達一二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沒志畫不立貴令來世

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耳衆人雖皆心以為不可然莫敢

復難

復扶又翻下同難乃旦翻

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以書諫恪

曰大行皇帝本有過東關之計

吳主之喪未踰年故稱之為大行皇帝聶尼輒

計未施行寇遠自送

謂魏兵遠來而自送死也

將士憑賴威德出

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

聶友此言所以抑恪之盛氣者婉而當有古朋友切偲之義焉

宜且案兵養銳

案抑

觀

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

復扶又翻

天時未可而苟任盛

意私心以為不安恪題論後為書答友曰

即前所著以喻衆之論也

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

謂勝負存亡之大數也

熟省此

論可以開悟矣

恪之所以待舊友者驕倨如此吳主權嫵其剛狠自用蓋已見之矣省悉景翻

滕胤謂恪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

朝直遙翻

出摧彊敵

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

息今猥以勞役之後

勞役謂內有山陵營作外有東關之師也

興師出征民

疲力屈遠主有備

左傳秦大夫蹇叔諫穆公曰勞師以襲遠師勞力屈遠主備之無乃不可

乎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

喪息浪翻

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

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

盾之言可謂深切矣

恪曰諸云不

可皆不見計筭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為然

復扶又翻下同

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

劣弱也

而政在私門

私門謂司馬氏

彼

之民臣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

往而不克哉

談何容易

三月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入寇

復扶又翻

以滕胤為都下督掌統留事 夏四月大赦 漢

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

姜維本天水冀人故自以練西方風俗練習也

兼負

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

誘音酉

謂自隴以西可斷

而有

斷丁管翻

每欲興軍大舉費祿嘗裁制不從與其兵不

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

丞相謂諸葛亮

丞相猶不

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

治直之翻

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為希冀徵倖

徵堅堯翻

決成敗於一

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祿死維得行其志

費祿死蜀諸臣皆出

維下故不能裁制之

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

石營在董亭西南維蓋自武都

出石營也狄道縣屬隴西郡為維以勞民亡蜀張本

吳諸葛恪入寇淮南驅畧

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必相率遠

遁恐兵勞而功少

場音亦少詩沼翻

不如止圍新城

合肥新城也

新

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

此即諸葛誕言於司馬師之計也見上卷

上恪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尉司馬孚督軍二

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



皆急

謂吳攻淮南  
蜀攻隴西也

而諸將意沮若之何

沮在  
呂翻

松曰昔周

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

事見十六卷  
漢景帝三年

事有似弱而

彊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

欲以致一戰耳

致者猶古所  
謂致師也

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

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

重兵而縣軍應恪

縣請  
曰懸

投食我麥

謂維軍後無轉餉投  
兵魏地擬其麥以為

耳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

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

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救毋丘

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

母音無

陳泰進至洛門

即天水冀縣落

門聚

姜維糧盡退還

果如虞松所料

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

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

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

無心復戰也

復扶又翻

然魏灋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

降家不坐

言雖身降而其家不坐罪也 被皮義翻降戶江翻

自受敵以來已九

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

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

為手偽  
翻語牛

俗翻別  
彼列翻

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乃投其印綬

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

綬音受

特乃投夜徹諸屋

材柵補其缺為二重

重直龍翻

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關死

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

下流腫病者太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

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

惟思也

而耻城不

下忿形于色將軍朱異以軍事迂恪

迂五故  
翻逆也

恪立奪其

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

數所角翻

恪不能用策馬來

犇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

伺相吏翻

秋七月恪引軍

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

流者故而不能自收也曳者羸因不

能自扶相牽引而行顛仆  
顛頓而僵仆也壑溝也  
或見略獲存亡哀痛大小嗟

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

渚水中洲也

圖起田於潯

陽

漢尋陽故縣地也在大江之北尋陽記曰尋陽春秋為吳之西境楚之東境本在大江之北今鄴州界古

蘭城  
是也  
詔召相銜

言召命相繼也舟行以舳艫不絕為相銜陸行以馬首尾相接為相銜

徐

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怨譟興矣

痛怨而謗曰譟徒未翻

汝南太

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違命諸葛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虐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猶敗

伍子胥見任於吳王闔閭闔閭死夫差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吳起事見一卷周安王二十一年商鞅事見二卷

顯王三十一年樂毅事見四卷赧王三十六年 况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

亡可待也

張緝鄧艾皆料諸葛恪必誅緝死而艾存者緝附李豐而艾為師用也然艾不死於師而

死於昭者功名之際難  
居重以鍾會之構間也

八月吳軍還建業諸葛恪陳兵

導從

從才

歸入府館

府館

府館即

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

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

怒其數作詔召之也數所角翻

嘿惶懼辭出因

病還家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更罷選

曹

曹也罷選者罷而更選也長知兩翻

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

踈怠

治直之翻

又改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

凡此者皆恪所以速死也敕兵嚴者戒兵士使嚴裝也復扶又翻

孫峻因民之多怨衆

之所嫌構恪於吳主云欲為變冬十月孫峻與吳主謀

置酒請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

左傳鄭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

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杜預曰爽明也擾動言不安也

通夕不寐

死期

將至故然又家數有妖怪

數所

恪疑之旦日駐車宮門峻已

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若

尊體不安自可須後

須待也

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

意

嘗試也

恪曰當自力入

言當自力疾而入見吳主也

散騎常侍張約

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

張竹亮翻

疑有他故恪

以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兒輩何能為正恐因酒食

中人耳

中竹仲翻去未出路門

考異曰恪傳曰恪省張約等書而

肅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上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孫盛以為不然今

從吳歷

恪入劔履上殿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孫峻曰

使君病未善平

言病未良已也

有常服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

別飲所齎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

著陟畧翻

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劔未得而峻刀交

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

斷丁管翻

武衛之士皆趨上殿

武衛之士武衛將軍領之

峻曰所取者恪也今



已死悉令復刃

令內刃於鞘也

乃除地更飲恪二子竦建聞難

難乃旦翻

載其母欲來奔峻使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尸篋

束罾投之石子岡

恪傳曰建業南有長陵名石子岡葬者依焉按今高座寺後即石子岡寺

在建康城南門宋白曰石子岡在臺城南四十里蓋今建康城非臺城也

又遣無難督施寬

就將軍施績孫壹軍

施績時在江陵孫壹時在夏口

殺恪弟奮威將軍

融於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常侍朱恩皆

夷三族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

鄭康成曰崇終也言不終一朝也

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之以雲

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

浹即協翻周也辰十

二辰也十二日辰一周曰浹辰

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

訖亦盡也音居乞翻

臣

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

謂破家滅身之罪

以邀風雨

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三

首梟市積日

梟堅堯翻

觀者數萬晉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

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

長知兩翻

人情之於品物

品衆也無也

樂極則哀生

樂音洛

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

處昌呂翻

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慚然

慚七

感刺痛也

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

刺七

亦翻復扶又翻下同

願聖朝稽則乾坤

稽考也法則也

怒不極旬使其鄉

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

秦漢之制奪官爵者為士伍

惠以三寸

之棺

禮記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鄭康成注云此庶人之制也按禮上大夫棺八寸槨六

寸下大夫棺六寸槨四寸無三寸棺制也孟子曰巾古棺七寸槨稱之墨子尚儉桐棺三寸左傳趙簡子曰桐

棺三寸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

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歛之恩

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

葬項籍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歛韓信事今史無所考

史云帝聞信死且憐之是必收歛之也施式智翻歛力贍翻

惟陛下敦三皇之仁

上古送死棄之中野後世聖人易垂哀矜之心使國澤之以棺槨此所謂三皇之仁也

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

下豈不大哉

呂祖在

昔樂布矯命彭越

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

臣

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

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

古之人臣進言於君率曰冒死曰昧死謂人君之威難犯冒昧其死罪而言也

乞聖明哀察於

是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斂葬

斂力

初恪少有盛名

詩少

翻照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為戚曰非保家之主

也

戚憂也 璣渠各翻

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為恪必敗諸葛

氏

敗補邁翻

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

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

蔑者視之若無非

安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

雋太守張嶷與瞻書曰東主初崩

吳在蜀東故謂其君為東主雋音髓嶷魚

力帝實幼弱

帝謂吳主亮

太傅受寄託之重

諸葛恪為吳太傅故稱之

亦

何容易

易以豉翻

親有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

謂周公之

才而有叔父之親且不

能免於管蔡之流言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

之謀

事見二十三卷漢昭帝元鳳元年

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

難乃且翻

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

召太傅屬以後事

卒讀曰猝屬之欲翻

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

昔所記

周亞夫曰吳楚剽輕太史公曰楚俗剽輕易發怒自漢以來皆有是言剽匹妙翻

而太

傅離少主

離力智翻少詩沼翻

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也雖云東

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

東家亦謂吳立國於東也

百有一失非明者

之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

則子德翻則刊削也樣也言取古事以刊削今之事

今猶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

自漢以來門生故吏率稱恩門子弟為郎君

誰復有盡言者邪

復扶又翻

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

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採察恪果以此敗吳羣臣共

議上奏推孫峻為太尉滕胤為司徒

上時掌翻

有媚峻者言

曰萬機宜在公族若承嗣為亞公

滕胤字承嗣司徒位亞太尉故曰亞公

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量也

量音良

乃表峻為丞相大

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失望

漢承秦制置御史大夫以副丞相理衆事今峻為丞

滕

胤女為恪子竦妻胤以此辭位孫峻曰繇禹罪不相及

舜之罪也殛鯀其功也興禹

滕侯何為峻與脣雖內不沾洽

言其情不決洽

也

而外相苞容進脣爵高密侯共事如前齊王奮聞諸

葛恪誅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傳相謝慈等諫奮殺

之坐廢為庶人徙章安

章安前漢治縣也故闕越地光武更名章安屬會稽郡沈約宋

志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治鄞後漢分會稽為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晉太原記曰章安本

鄞縣南之回浦鄉余謂太康志所云即吳臨海郡之章安縣地今台州黃巖縣章安鎮是也奮徙章安即臨海

之章安也南陽王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先是恪有遷都

之意

先悉

使治武昌宮

治直

民間或言恪欲迎和立之



及恪被誅丞相峻因此奪和璽綬

南陽王璽綬也璽斯氏翻綬音受

徒

新都又遣使者追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諸姬子德

謙俊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㐁當相隨終不獨生亦

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

從才用翻說文曰字乳也愛也

遂撫

育皓及其三弟皆賴以獲全

為後吳人立皓張本

高貴鄉公上

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高貴鄉公高貴鄉屬

縣 鄉

正元元年

是年嘉平六年也冬十月高貴鄉公方改元正元通鑑以是年繫之高貴鄉公因書正元

元年春二月殺中書令李豐初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海

內翕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敕使閉門斷客

斷讀

短曰曹爽專政司馬懿稱疾不出

事見上卷邵陵厲公正始八年九年豐為

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間故不與爽同誅豐子韜以選尚

齊長公主

帝之姊妹曰長公主齊主蓋明帝女長知兩翻

司馬師秉政以豐為

中書令是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不得

在執任居常快快

邵陵厲公嘉平元年玄自關右召詣京師執任權執之任也快於兩翻

張緝以后父去郡家居

緝自東莞召見上卷嘉平四年

亦不得意豐皆

與之親善師雖擢用豐豐私心常在玄豐在中書二歲

帝數召豐與語數所不知所說師知其議已請豐相見

以詰豐詰去吉翻豐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鑲築殺之鑲戶關翻刀把

上有鑲築擣也送尸付廷尉遂收豐子韜及夏侯玄張緝等皆

下廷尉下遐稼翻鍾毓案治云豐與黃門監蘇鑠永寧

署令樂敦漢有黃門令宦者為之黃門監蓋魏置也永寧宮魏太后宮名永寧署令太后宮官也亦

宦者為之冗從僕射劉賢等漢制中宮冗從僕射宦者為主黃門冗從秩六百

石沈約志曰漢東京有中黃門冗從僕射魏謀曰拜貴

人日諸營兵皆屯門

屯宮城門也

陛下臨軒

檐宇之末曰軒促御坐前臨殿

陛曰

因此同奉陛下將羣僚人兵就誅大將軍

下將即亮翻

陛下儻不從人便當却將去耳又云謀以玄為大將軍

緝為車騎將軍玄輯皆知其謀

此上皆獄辭也

庚戌誅韜玄緝

鑠敦賢皆夷三族夏侯霸之入蜀也

見上卷嘉平元年

邀玄欲

與之俱玄不從及司馬懿薨中領軍高陽許允謂玄曰

無復憂矣

復扶又翻

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

許允字士宗不見事

猶今人言不曉事也

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

少詩照翻

子元子上

不吾容也

司馬昭字子上

及下獄玄不肯下辭鍾毓自

臨治之

治直翻

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罪卿為令史責人

也

自漢以來公府有令史廷尉則有獄史耳玄蓋責毓以身為九卿乃承公府指自臨治我是為公府令史

而責人也

卿便為吾作

為于偽翻下同

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

獄當竟

竟結竟也

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

為作獄辭使與所案之事相附合也

流涕以示玄玄視領之而已及就東市顏色不變舉動

自若李豐弟翼為兖州刺史司馬師遣使收之翼妻荀

氏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

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為誰

赴水火者入必焦沒自非誓同生死安肯相從故以

為言

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生死者雖去

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耳

謂從兄坐罪止

一身若奔吳不達禍及妻子也

二兒必免乃止死初李恢與尚書僕射

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

東安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屬琅邪國魏分為郡沈約曰

晉惠帝分東莞為東安郡蓋魏既分而又省併既省併而晉又分屬東莞又自東莞分為郡也

智子冲

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冲嘗與李豐俱見畿既

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

也其子足繼其業

李恢字孝懿  
郭智字君謀

時人皆以畿為誤及豐

死冲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

卒子  
恤翻

正始中夏侯玄何晏

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尚書郎傅嘏嘏不受嘏友人荀粲

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

夏侯

玄字  
太初

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

國之人也

論語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  
家者何晏字平叔好呼到翻

鄧玄茂有為而

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

多釁妬前無親

鄧颺字玄茂要一遙翻  
人忌勝已則無親之者要一遙翻  
惡烏

路以吾觀此三人者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敗補邁

願翻况昵之乎昵尼質翻又與李豐不善謂同志曰豐

飾偽而多疑矜小智而昧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

辛亥大赦

三月廢皇后張氏

曹操殺漢后伏氏而司馬師殺魏后張氏

此不惟天道亦操之有以教之也

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奉車都尉夔之

之女也

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於漢

長知兩翻降戶江翻

六月

姜維寇隴西

中領軍許允素與李豐夏侯玄善秋允

為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

晉志假節都督者與四征鎮加大將



軍不開府為都督者同四征鎮安平加  
大將軍不開府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  
帝以允當出詔

會羣臣帝特引允以自近

近其  
靳翻

允當與帝別涕泣歔

君臣不密遂竝蹈失臣失身之  
禍歔音虛歔音希又許既翻

允未發有司奏允前放

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

樂浪音  
洛琅

未至道死 吳孫峻

驕矜淫暴國人側目司馬桓慮謀殺峻立太子登之子

吳侯英不克皆死 帝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安東將

軍司馬昭鎮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

帝幸平樂觀以臨軍過

見賢過  
洛觀古  
玩翻

左右勸帝因昭

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帝懼不敢發昭

引兵入城大將軍師乃謀廢帝

平樂觀在洛陽城西昭已過軍復引入城帝事

去甲戌師以皇太后令召羣臣會議

矯太后令以帝荒以召羣臣

淫無度褻近倡優

倡齒良翻倡優女樂也近其斯翻

不可以承天緒羣

臣皆莫敢違乃奏收帝璽綬歸藩于齊

璽斯氏翻綬音受

使郭

芝入白太后太后方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

陛下立彭城王據

彭城王據文帝子此何等語芝太后之從父也故使之入脅太后

帝

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教今大將軍意

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

復扶翻

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

速取璽綬

王莽篡漢遣王舜求璽於元后其辭氣何至如此

太后意折

折屈也音之列

翻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

太后侍御非止一人傍侍御謂當時侍御之在

傍側者著直畧翻坐徂卧翻

芝出報師師甚喜

王莽司馬師蕭驚同是心也國之姦賊必

有羽翼有天下者其戒之哉

又遣使者授帝齊王印綬出就西宮帝

與太后垂涕而別遂乘王車從太極殿南出

王車諸王所乘青蓋

也羣臣送者數十人司馬孚悲不自勝

勝音升

餘多流涕

廢帝時年二十一師又使使者請璽綬於太后太后曰彭城王

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也往且明皇帝當永絕

嗣乎高貴鄉公文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

太后謂明帝絕嗣蓋

謂以據為後則兄死弟及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也文帝黃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鄉公嗣王之庶子為侯公侯之庶子為亭伯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

出嫡為大

宗支子之子各宗其父為小宗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丁丑師更召羣臣以

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鄉公髦於元城

定迎者議始定而迎之也

元城縣漢屬魏郡魏屬陽平郡時魏王公皆錄置鄴故出髦而就元城迎之髦者東海定王

霖之子也時年十四使太常王肅持節迎之師又使請

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鄉公小時識之

太后欲立高貴鄉公必見其小

時意氣異於諸王子故欲立之  
豈知祿去帝室而終無益乎

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

冬十月癸丑高貴鄉公至玄武館

郾道元曰魏氏立玄武館於芒垂蓋館在

芒山之尾其地直洛城北

羣臣奏請舍前殿

玄武館之前殿也

公以先帝舊

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灋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

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答拜儉者請曰儀不

拜

儉必刃翻贊導者也儀不拜者謂於儀不當答拜也

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

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皇太后徵未

知所為

言唯天子可乘輿入止車門吾方被徵未知何如不可以天子自居也以余觀高貴鄉公蓋小

慧而知書故能為此若以為習於禮則余以為猶魯昭公也被皮義翻

遂步至太極東堂

見太后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皆欣

欣焉

謂公之足與有為也而卒死於權臣之手嗚呼余觀漢文帝入立之後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

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周勃陳平朱虛東牟雖有大功其權去矣夫然後能自固魏朝百官皆欣欣者果何

邪所見

大赦改元

自此方是正元元年

為齊王築宮于河內

偽于

漢姜維自狄道進拔河間臨洮

河間當作河關河關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

隴西郡以地里考之河關臨洮在狄道西姜維自將軍狄道西拔河關臨洮意欲收魏之邊縣以自廣耳

徐質與戰殺其盪寇將軍張嶷

沈約志四十號將軍盪寇第二十二嶷魚力翻

漢兵乃還

初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絕人曹爽以其鄉

里故愛之

欽真邑人也驍堅亮翻

欽恃爽執多所陵傲及爽誅

與誅

見上卷嘉平元年

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

好呼到翻

司馬師常抑之

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毋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玄等

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治書侍御史甸謂

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

古者天子巡狩四方其方之諸侯各會朝于方嶽之下堯舜有

四岳之官孔安國曰堯命羲和四子分掌四方之諸侯  
故曰四岳魏晉之時征鎮安平總督諸軍任專方面時  
因謂之方  
獄重任  
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

然之

二年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以  
討司馬師乃表言相國懿忠正有大勲於社稷宜宥及  
後世請廢師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孝小心  
護軍望忠公親事皆宜親寵授以要任望孚之子也儉  
又遣使邀鎮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

時誕都豫州

儉欽將



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外為游兵司馬

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虜于禁於漢濱有

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

旦瓦解

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

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

在州內

魏制諸將出征及鎮守方面皆留質任時淮南將士皆自內州出戍故家屬皆留內

但急

往禦衛

禦儉欽之衆使不得進又衛其家屬

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

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

瘤音留眈也肉起疾腫曰瘤創初良翻

或以為

大將軍不宜自行不如遣太尉掾拒之唯王肅與尚書

傳嘏中書侍郎鍾會

魏初中書既置監令又置通事郎次黃門郎黃門郎已署事過通事

郎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為帝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省讀書可後改曰中書侍郎

淮楚兵勁

壽春故楚都時為淮南重鎮以南備吳勁兵聚焉

而儉等負力遠闢

其鋒未易當也

易以鼓翻

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

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興疾而東

蹶然急遽而起之貌蹶音厥又音姑

衛戊午師率中外諸軍以討儉

中謂中軍外謂城外諸營兵

以弟

昭兼中領軍留鎮洛陽召三方兵會于陳許

三方東師西北也

問計於光祿勳鄭袤

袤莫侯翻

袤曰毋丘儉好謀而不達事

情好呼到翻

文欽勇而無筭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

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

漢周

亞夫堅壁以破吳楚

師稱善師以荊州刺史王基為行監軍假節

統許昌軍

魏晉之制使持節都督諸軍為上假節都督次之假節監諸軍又次之假節行監軍又次

之魏受漢禪以許昌為別宮屯重兵以為東南二方根本監古街翻

基言於師曰淮南之

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目下之戮是以尚

屯聚耳

誑居况翻誘音酉

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

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師從之以基為前軍既而復敕

基停駐

復扶又翻

基以為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

是其詐偽已露衆心疑沮也

沮在呂翻

今不張示威形以副

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執也若儉欽虜

畧民人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

言州

郡兵其家有為賊所得者必懷反顧而有離散之心也

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

不敢復還此為錯兵無用之地

錯倉故翻置也停軍不進是置之於無用之地

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

豫危而不安

豫即潁川也豫州時治潁川故曰譙沛汝豫四郡皆屬豫州

此計之大

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

南頓縣屬汝南郡故頓子國應劭曰頓迫於陳其後南徙故號

南頓

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

先人有奪人之心

左傳楚令尹孫叔敖之言也杜預注曰奪敵戰心先悉薦翻

此平

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潁水

水經注汝水東南過定陵縣又東南逕奇

雒城枝分別出世謂之大潁水潁水東流至南頓縣北入于潁師古曰潁於謹翻又音殷

閏月甲申

師次于潁橋儉將吏招李續相次來降王基復言於師

曰

復扶又翻

兵聞拙速未覩為巧之久也

孫子之言

方今外有彊

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

言儉欽之變若

不以時定恐吳寇乘之而來則禍之深淺有未可測者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

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

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

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孫子及司馬穰苴皆有是言

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孫子之言所謂九地爭地其一也南頓

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兵發

而行十餘里聞基先到乃復還保項癸未征西將軍郭淮

卒以雍州刺史陳泰代之雍於用鞠吳丞相峻率驃騎將

軍呂據左將軍會稽留贊襲壽春

驃匹妙翻會工外翻

司馬師命

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

東軍青徐宛之軍也

諸將請進

軍攻項師曰諸軍知其未知其二

諸軍當作諸君

淮南將士本無

反志儉欽說誘與之舉事

說翰為翻

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

日淮北不從

淮北謂豫宛也

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

知必敗困獸思鬪

左傳吳夫槩王曰困獸猶鬪

速戰更合其志雖云

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

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

軍自安風向壽春

安風縣前漢屬六安國後漢併屬廬江郡魏分安風等五縣置安豐郡屬

豫州

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

宋謂梁國之地梁國

都睢陽故宋都也

絕其歸路師屯汝陽

汝陽縣屬汝南郡在汝水之北

毋丘儉

文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

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

果如王肅之計屬之欲翻

惟淮南

新附農民為之用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兖州

健步能疾

走者今謂之急脚子又謂之快行子

兖州刺史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魚

道前進先趨樂嘉城

水經注潁水過汝陽縣北又東南過南頓縣潁水注之又南逕博陽



故城東城在南頓縣北四十里漢宣帝封丙吉為侯國王莽更名樂嘉趨七喻翻

作浮橋以待

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

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為欽子鵞年十八勇力絕人謂

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軍

鵞帥壯士先至鼓譟

帥讀曰率

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

出恐衆知之嚙被皆破

齧被以忍疼齧魚結翻

欽失期不應會明

鵞見兵盛乃引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師與諸將曰賊走矣可追

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

鼓作氣再而衰

左傳魯曹  
劓之言

騫鼓譟失應其執已屈不走

何待欽將引而東騫曰不先折其執不得去也乃與驍

騎十餘摧鋒陷陳

陳讀  
曰陳

所向皆披靡

披普  
彼翻

遂引去師使

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

魏公府及諸大  
將軍位從公者

各置長史一人惟大將軍府及司徒府加置  
左右長史各一人翼者張左右翼而追之

騫以匹馬

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

敢逼殿中人尹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在天子左右

大目

時為殿  
中校尉

師將與俱行

將讀如鳳將  
距鳴將之將音如字

大目知師一

目已出啟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

子鄉里

文欽熊人故曰天子鄉里

素與大目相信乞為公追解語之

謂追欽而為師自解釋言之也為于偽翻語牛倨翻

令還與公復好

復還也反也

復相善也

師許之大目單身乘大馬被鎧胄

被皮義翻

追欽

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為曹氏

為于偽翻

謬言君侯何苦不

可復忍數日中也

蓋謂文欽何不堅忍數日與師相持師病已篤必當有變也復扶又翻

欲使欽解其旨

解胡買翻喻也曉也

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

曰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

天不祐汝張弓傳矢欲射大目

傳讀曰附射而亦翻

大目涕泣曰

世事敗矣善自努力是日毋丘儉聞欽退恐懼夜走衆

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

春已潰遂奔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壬寅進至壘

臯

春秋會吳于橐臯杜預曰在九江邊遼縣東南今其地在巢縣界亦謂之拓臯索音託又讀為拓

丈

欽父子詣軍降

降戶江翻

毋丘儉走北至慎縣

慎縣漢屬汝南郡魏分屬

汝陰郡賢曰慎縣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余按儉

自項走至慎慎在項南非北也北乃比字之誤比必隸

翻

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藏水邊草中甲辰安風津民

張屬就殺儉

水經注淮水東過安豐縣東北又東為安豐津水南有城故安豐都尉治後立霍丘

戎杜佑曰安風津在壽州霍丘城北

傳首京師封屬為侯諸葛誕至壽春

壽春城中十餘萬口懼誅或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

北

孟

詔以誕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諸軍事

夷母丘儉三族儉黨七百餘人繫獄侍御史杜友治之

治直之翻

惟誅首事者十餘人餘皆奏免之儉孫女適劉氏

當死以孕繫廷尉司隸主簿程咸議曰

魏晉之制列卿各置丞功曹主

簿五官

女適人者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防不足

以懲姦亂之源

防謂禁防也

於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過罪

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

嬰當也二門謂父母之家及夫家也

非所以哀

矜女弱

女陰類稟氣柔弱在室從父母既嫁從夫故曰女弱

均灋制之大分也

扶分

問翻

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

家之戮

毛晃曰醮冠娶祭名酌而無酬酢曰醮禮記曰醮於客位冠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婚禮也

晉志曰古者昏冠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醮子肖翻

朝廷從之仍著於律令

舞陽忠武侯司馬師疾篤還許昌留中郎將叅軍事賈

充監諸軍事克達之子也

賈達事武帝文

衛將軍昭自

帝監古衙翻

洛陽往省師

魏制衛將軍班車騎將軍下位從公省悉景翻

師令昭總統諸軍

辛亥師卒于許昌

卒子恤翻

中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密事

中詔敕尚書傅嘏

詔自中出上意也是時詔命皆以司馬氏之意行之此詔出於禁中之意

故曰中詔

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昭屯許昌為內外之援

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

上時掌翻

輒與昭俱發

還到洛水南屯住二月丁巳詔以司馬昭為大將軍錄

尚書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

而勲業難為也可不慎哉

為後鍾會作亂張本

吳孫峻聞諸葛

誕已據壽春乃引兵還以文欽為都護鎮北大將軍幽

州牧

漢置都護於西域於西域稱都護將軍然未嘗以

為將軍號至光武遂有都護將軍之官三國位從

公晉制在撫軍下鎮軍上吳置左右都護亦不以為

將軍號今以欽為都護蓋又在左右都護之上矣

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后武宣皇后弟秉之曾孫女也

秋七月吳將軍孫儀張怡林恂謀殺孫峻不克死者

數十人全公主譖朱公主於峻曰與儀同謀峻遂殺朱

公主

朱公主吳主權之女適朱據者也

峻使衛尉馮朝城廣陵

魏之廣陵郡治

淮陰漢之廣陵功費甚衆舉朝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之

故城廢棄不治



峻不從功卒不成

卒子  
恤翻

漢姜維復議出軍

復扶又  
翻下同征

西大將軍張翼廷爭

爭讀  
曰諍

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

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

至枹罕

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  
屬隴西郡魏時廢省枹音膚

趨狄道

趨七  
喻翻

征西

將軍陳泰敕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

合執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戰不

利

故關謂漢時故邊  
關也在洮水西

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

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於洮西大敗

洮  
土

刀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死者萬計張翼謂

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或毀此大功為蛇畫足

戰國策曰

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移師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先成引酒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為足未成一人之蛇後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酒今君攻魏既勝復移師攻齊是為蛇足者也昭陽悟乃還軍維大怒遂進圍狄道辛未詔長水校尉鄧

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力拒維

晉志曰西安起於魏初在四鎮之下

戊

辰復以太尉孚為後繼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

敗賊衆大盛將軍以烏合之衆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

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

漢書田榮傳曰蝮

手則斬手蝮足則斬足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爲蝮即

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如猪鬣鼻上有針

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今以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蝮蛇唯出南方蝮芳六

翻螫式亦翻腕烏貫翻陸佃埤雅蝮蛇怒時毒在頭尾螫手則手斷螫足則足斷蛇之尤毒烈者也孫子

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

故也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敵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

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

實

櫟陽縣前漢屬左馮翊後漢魏省余謂櫟陽在長安東北維兵方至狄道安得便可東據櫟陽泰蓋言畧

陽耳櫟音樂藥畧聲相近因語訛而致傳寫字訛耳

放兵收降

降戶

招納羗胡東

爭關隴傳檄四郡

四郡謂隴西南安天水畧陽略陽此時為廣魏郡及晉乃更名畧陽此

我之所惡也

惡鳥路翻

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

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執殊客主不同兵書曰脩櫓轡輜

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

以此孫子之言也孫子之說攻城為不得已魏武注

曰修治也櫓大櫓也輜輶者輜牀也輜伏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杜佑曰攻城戰具作四輪車車上以

繩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填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輜輶車注又曰距

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拊其城也杜佑曰土山即孫子所謂距闌也應劭曰輜輶自奴車非也蓋攻城之車耳

師古曰輜扶云翻輶於云翻

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

僑音喬寄也客也

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

及掩耳

文子之言淮南子亦有是言

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

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

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

水經注曰隴西首陽縣有

高城嶺嶺上有城曰涓源城

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

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

至

卒讀曰猝

緣山急來攻之秦與交戰維退秦引兵揚言欲

向其還路維懼九月甲辰維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王

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覆喪一州

矣

隴西畧陽天水南安秦州也喪息浪翻

秦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

守

差擇也遣還王經所統將士更擇軍以守狄道勞力到勸差初佳翻

并治城壘

治直之翻還

屯上邽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

上事

上時掌翻

驛書不過六百里

狄道東至洛陽二千二百餘里而驛書不過六百里

蓋傳入近裏郡縣使如常郵筒以達洛陽也

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

沈持林翻

荷方伯之重

荷下河翻

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

簡上事必能辦賊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姜維退駐

鍾提

鍾提當在羌中蜀之涼州界也

初吳大帝不立太廟以武烈嘗

為長沙太守立廟於臨湘

吳大帝謚其父堅曰武烈皇帝長沙郡治臨湘縣

使

太守奉祠而已冬十月始作太廟於建業尊大帝為太

祖考興曰吳歷太平元年正月立太祖廟沈約宋書孫亮立明年正月立權廟今從吳志

資治通鑑卷七十六